

翠袖乾坤 文潔華

「多啦A夢」是幾代香港人想像的摯友，是小學時代放學後晚飯前的理想玩伴。他不但忠誠，永不言棄，了解朋友，還是極有辦法和能力的拯救者。這位朋友...

雷鳥與A夢

多啦A夢、叮噠之前的家庭電視節目，雖然沒有同等的叫座力，同樣會讓我現在兒時放學的日子加快腳步。你會記起「雷鳥」(Thunder Bird)嗎？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英國製作的木偶電視片集...

屈原借絲言志

在中國遠古時代，洪水氾濫長達二十二年。大地成了一片汪洋，五穀被淹，百姓無處居住，無以為生，還常常受到禽獸的侵襲，人口迅速減少。國王堯非常焦急，召集各部酋長商量，大家決定派鯀(其中一個部落的首領)去治理洪水...

古今談 范舉

大約一萬多年前，冰河時期結束了。溶化了的冰雪，變作滔滔洪水，淹沒了大地。這是人類祖先最大的危機，所以東方的神話裡面，都會有挽救人類逃出生天的英雄人物，並且通過該英雄人物說明人類的起源、居住地、文化的認同和今後生存下去的規律...

神奇的劇場

「去外文書店買書，看聖若瑟教堂，首都劇場看戲。」首都劇場坐落在王府井大街最北邊，是我曾經工作過的北京人民劇院的專用劇場。小時候，常被家人帶去看話劇，很愛看，但看不太懂。自從走上戲劇這條不歸路，我和首都劇場結下不解之緣。

首都劇場建於一九五四年，一九五五年交付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使用。在建築風格上，借鑒了歐洲與俄羅斯的建築風格，莊重、典雅。一直以為是蘇聯人的建築，後來才知道總設計師是中國人，名林樂義。首都劇場建成即獲得中國建築學會創作獎，被編入英國世界建築通史。

雙城記 何冀平

文化人遊北京王府井，有這樣一句話：「去外文書店買書，看聖若瑟教堂，首都劇場看戲。」首都劇場坐落在王府井大街最北邊，是我曾經工作過的北京人民劇院的專用劇場。小時候，常被家人帶去看話劇，很愛看，但看不太懂。自從走上戲劇這條不歸路，我和首都劇場結下不解之緣。

屈原在《天問》中，覺得這樣的政治遊戲非常不公平。他感覺自己和鯀的遭遇太相似，所以提出了對老天的質問，要為鯀這一人類英雄討公道。屈原一生為楚國的富強竭盡忠誠，但是其他貴族不斷講他的壞話，結果，楚懷王把他放逐了，他於是作出《天問》這偉大的詩篇。

AA制

AA制，成為如今北京朋友聚會的主要形式。自從反腐倡廉之後，那位領導都不能大大方方買單了，乾脆就大家都自掏腰包。在不遠的從前，同學朋友聚會的主要形式都是公款吃喝。有在政府當領導的朋友一聲招呼，大家來吃個飯吧！人們便都高高興興地赴約，在豐盛的餐桌上歡聚一堂...

AA制

頻繁進行AA制的，是我住的社區合唱團成員。合唱團是個快樂的交際平台，除了一起唱歌和演出，也一起出門旅遊，一起出去吃飯。即使在北京，也是玩到哪兒，就吃到哪兒。幾年下來，全聚德的烤鴨、前門的鹵煮、老北京炸醬麵等等北京大小餐館，幾乎都吃遍了。每次聚會，成員們坦坦坦地攤攤費用，沒有誰非要充大款請客。最長久的朋友圈，都是有小距離的那類。AA制最大的好處就是節約，省錢也不丟面子。吃飯一般不會去昂貴的高檔酒店，而是平民化的餐廳；點的菜絕非海鮮山珍，而是實惠的家常菜...



AA制是現在聚餐的主要形式。 網上圖片

方寸不亂 方芳

我們平日做運動，為減輕往來是包容的。日前在尖沙咀地鐵站自動扶手電梯，就碰上驚人一幕。自動電梯前站的是兩位「自由」女子，她們把巨箱放在自己的前一級，竟沒有安全意識拉着巨箱的把手，我們在後面看到搖搖欲墜，正想提醒她們，還沒來得及開口，巨箱就沿着電梯滾了下去，人們都尖叫起來，眼看下面受碰撞而發生人疊人事故是無可避免了...

還是包容

對激進團體的行為，我們絕不認同，但無可否認，因為遊客的擁擠，令社區日常生活受到影響，「反水貨客」因而有一定社會基礎。其實，香港市民大多數好客，對「自由」都少一點。突然爆出吳綺莉母女家庭糾紛，聽後有點志忑。跟綺莉認識有點年，不算非常熟悉。這兩年因卓林契媽——我們的共同好友，碰頭機會多了。從旁細觀，我喜歡這名女子。這份喜歡除了爽朗平和待人接物，或多或少來自綺莉與卓林既是親人，又是親朋好友的感動。

演藝影 小蝶

看舞台劇《金蘭姊妹》，令我想起一些我家族關於媽媽的故事。現實中的媽媽其實並非如劇中人物般對偏忠耿耿，唯命是從。她們其實是一個社會中的成員，自然也有不同的性格和價值觀。父母曾聘用多名媽媽，其中一人將父親購買的新鮮生蠔肉，黑色部分丟掉。生蠔最好吃的正是此部分，父親自然問她為何會那樣做？她說：「那些是糞便哩！」又一次，她燒的菜味道不佳，父親向她直言，她不忿地回答：「大少，你這麼棒，不如由你來燒菜吧！」父親是好勝之人，不堪被罵，辭退她後，堂堂公子自始憤然自學燒菜。此事最大得益者是誰？自然是我們漁人得利的三名子女，因為我們即使在家，也可以經常吃到媲美大廚水準的父親私房菜。

媽姐點滴

兩天，八姑媽的兩名媽媽姐怕我，不肯到醫院陪伴女傭主，八姑媽被迫到醫院通宵照顧妹妹。所以說藝術創作往往會美化或普遍化了現實生活的人物。外婆家也僱用媽姐。那位媽姐年紀不輕，很富經驗。我很少的時候，她其實不喜我到外婆家去玩，累她多做工夫，但她仍顧及階級身份。所以會口中一邊有禮地稱呼我表小姐，一邊用雙目瞪着我。一次，我見外婆家來了一位打扮樸素的婦人，以為是一位仍未來得及換白衫黑褲、新來的媽姐。我很有禮貌地對她說：「你好，請問你是甚麼姐呢？」母親立時尷尬不已，原來她是從內地來港探望外祖母的親戚。

母女情深

女兒十五歲，綺莉忍辱負重十六年，重返香港，洗盡鉛華，薄施脂粉，遠離名利場，默默工作，明顯將選美冠軍與一度演員的光環放下，同時努力接受年輕時因無知得來的結果，目標：做個無憾母親。相熟朋友飯聚才見到綺莉，如若周末，女兒定會伴隨。年齡漸長，卓林漸高，母女二人愈來愈似朋友，不單止，更是非常親密、擁擠有講有笑的好朋友。朋友不止一次讚美：「好羨慕啊，多難得親密朋友的一對母女！」卓林性格很可愛，直來直往卻非少年亂語，條理分明言而有物，可見綺莉對女兒教育有要求，從來不隱瞞管教女兒嚴謹：「我們潮州人家庭教育從來森嚴，母親教我，我教育女兒，自己走錯一步，更重視管教……」

李恩霖為了撰寫《金》劇，走訪了多名媽姐，了解她們的生活、工作和思想之餘，也為香港保留了一個已漸消失的社群的歷史和面貌。即使不為藝術創作，也能為香港歷史補白，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。《金》劇的三名媽姐不同的廣東方言或口音，對演員來說是很大的考驗。我們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，很多都不再懂得說地方方言，為了演一齣戲而急就章地惡補一種自己不熟悉的方言，本來就不會學得很像，何況在台上演出時還有很多東西要兼顧，一不留神或分心了，演員本身的第一語言或方言就會自然地溜了出來。阿好的台山口音最令我注意，因為我小時候身邊很多長輩都是說台山話的，我對於這種方言頗為熟悉。劇中飾演阿好的彭杏英在一場戲中連續四次用廣州話說了四個字，台下觀眾或沒有反應，或莫名其妙。我當然知道她其實在說甚麼——那四個字是台山粗話的諧音哩！

百家廊 陳曉風

中玩手机，把他們嚇怕了。當晚，哈維還是西裝領帶、一身紳士地來了。一進劇座，靜下心等待開席。這神奇因何而來？下篇再敘。

AA制，成為如今北京朋友聚會的主要形式。自從反腐倡廉之後，那位領導都不能大大方方買單了，乾脆就大家都自掏腰包。在不遠的從前，同學朋友聚會的主要形式都是公款吃喝。有在政府當領導的朋友一聲招呼，大家來吃個飯吧！人們便都高高興興地赴約，在豐盛的餐桌上歡聚一堂。螃蟹、大蝦輪番上，誰都沒有心理負擔。買單的那位有簽單權，招待誰都一樣，還不如招待老同學呢！吃一餐二百元的飯不好意思報銷，幾百上千元的一桌飯，倒能坦坦公款走賬，招待關係戶，當然得有排場。一位國企經理告訴朋友，他每年能在單位報銷幾千元的費用，幹嘛不讓老同學沾沾光呢？回想一下，從前參加的那些公款買單的聚會，大都是熟不熟的人坐在一起，有點兒像「吃大戶」，也有點兒像「領導接見」。人走了，桌上剩滿雞鴨魚肉，誰都不好意思打包，誰都不為浪費心痛。現在公款吃喝叫停，可還是有經濟條件好的朋友願意買單組織聚會。有同學特意壓幾千元在飯店，作為聚會資金。還有位私企老闆，喜歡組織同學去度假村小住，幾千元的消費對他來說根本不算甚麼，可是也有不少同學強烈反對一人買單的聚會。有位曾當過公務員的同學說：「若要同學會常久，還是AA制最好！」她列舉了AA制的很多好處：平等、輕鬆、節約。她說的確實有理，沒有平等交流，就失去了聚會的真正意義。總是空手受請的人，無論自己承認與否，心理上都會有不自覺的劣勢；而買單的那位，無論公款或私款，都有不自覺的優越。強的總想照顧弱的，於是弱者就類似「陪吃一族」，有的人吃白食慣了，哪兒有不花錢的飯局，都要去湊熱鬧。不平等，聚會就難輕鬆愉快。AA制的聚會，因為沒必要攀比，都比較節約。有幾位出生五十年後的大學同學，多年沒有見面，來來退退，二線的三線，彼此人生都輕鬆了，便想輪流請客做莊。其中一位還沒有退休，於是把飯局設在高檔餐廳，一餐飯花了上千元；第二位呢，經濟條件不錯，也在中檔餐廳中破費不少；第三位請客的，是因企業倒閉退休多年的女士，退休金很微薄，可是她硬要擡面子，請老同學吃飯專挑貴菜點了一桌，結果一餐飯幾乎花了她退休金的三分之一。最後一位請客的是位成功的獨立設計師，他有錢，可是消費理性，這位男士就在自家樓下的小飯館請老同學相聚，讓同學們自己點愛吃的